

黃

書

後序

述古繼天而王者本軒轅之治建黃中拒閒氣殊類之災
扶長中夏以盡其材治道該矣客曰昔者夫子懲禍亂表
殷憂明王道作春秋後儒紹隆其說董胡爲尤焉莫不正
道誼紕權謀今子所撰或異於是功力以爲固法禁以爲
措苟窮諸理抑衍而論其數雖復稱仁義重德化引性命
探天地之素恐乖異乎春秋之度也曰何爲其然也民之
初生自紀其羣遠其害沴擯其□□統建維君故仁以自
愛其類義以自制其倫彊幹自輔所以凝黃中之綱縕也
今族類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義之云云也哉客曰宰制

所謨以貽無疆固當通其變而不滯其常漢起西京中興
雒陽子之所製定燕薊爲會同之邦不已固與曰王者相
陰陽定風雨建之邦畿爲宰治主亦莫不用氣之厚而固
自然之宇也是故義農之都或陳或魯平陽蒲坂安邑耿
相憑河東北以爲安處長安雒陽大梁之土後王宅之數
百年之下而後地力衰歇漸以薄鹵今燕薊之宅受命而
興者女直韃靼曾不足於稱數永樂定鼎始建九五水土
未薄天氣翕聚天子守邊四方來輔後之所宅固當踵蹟
靈區以光贊我成祖也客曰賢哲制未亂庸愚謀已然立
說之大凡也今子所撰陳於數十年之前可以據而保其

堅方茲陸沈□□忽其斬焉過述先事之失爲期忌愆子
所謂失魚而求筌也曰孔子著春秋定哀之間多微辭言
之當時世莫我知聊愜寤而陳之且亦以勸進於來茲也
昔在承平禍亂未臻法祖從王是爲俊民雖痛哭流涕以
將其過計進不效其言而退必裁其身矣天下師師誰別
玉珉荏苒首解大命以淪於是哀其所敗原其所劇始於
嬴秦沿於趙宋以自毀其極推初弱喪具有倫脊故哀怨
繁心於邑填膈矯其所自失以返軒轅之區畫延首聖明
中邦作辟行其教制其辟以藩扞中區而終遠□□則形
質消隕靈爽亦爲之悅懌矣歲德在丙火運宣也斗建維

辰春氣全也文明以應竊承天也太原之系世胄綿也爲
漢大行忠效捐也悲懣窮愁退論旃也明明我后逖播遷
也俟之方將須永年也黃書之所以傳也意在斯乎

黃書終

黃書

船山遺書三十五

衡陽王夫之譔

原極第一

夫觀初始於天地者豈不大哉洋洋乎金以銑之木以幹
之土以敦之火烜風撓水裊以烝化之彼茲此孕以繁之
脈脈門門泮渙搏翕以離合之故盛德行於無疆而不知
其屈也然而清其族絕其畛建其位各歸其屏者則畱輿
之功所以爲慮至防以切是故山禽趾疏澤禽趾羈乘禽
力橫耕禽力縱水耕宜南霜耕宜北是非忍于其泮散而
使析其大宗也亦勢之不能相埒而絕其禍也是故聖人

不在此作春秋明王道內中夏外戎狄疑號者正其辜而終祿之外會者斥其賤而等損之夫周之衰非有匈奴吐蕃契丹韃靼以爲之外逼也陸渾吾離允姓僑如之族種不能配中國之一名都也燕之北鄙秦之西陲未嘗晨夕於奔命也葵邱束牲而小白求三脊之茅城濮館穀而重耳干隧道之請周之玉步將上逼之爲兢兢而聖人終不以彼憂易此恤者則其故何也文武之興昕履牧率少步天祚濫唐沿虞服夏禘商承建列侯各君分長山河塞阨際蠻戎夷貊者昔之天下也旣規規然惴其旁午復鼎鼎然虞其上下諸侯或僻介荒小用寡捍彊以小藩大勢詘

于所守力僅于所爭固未嘗不糾迴蜿蜒於聖王之心夫
廷萬國一君長挾尺捶而奔役四寓功施鈇鉞爛然開于
共主而天下弗分其功名聖人豈異人情而不欲此哉然
而山河以西師旦分牧函崙以東召奭代理五侯九伯州
長連率經緯縫紩制制員幅者使之控大扶小連營載魄
是故偏方遠服不受孤警連城通國若運擘臂則周之盛
王所以維繫神皋擯拒□類者意未有所弛而權不可得
而衰夷厲而降牧長無命綱維潰破鋒矢尋於同仇牖戶
薄於外禦是故孤竹蹙燕淮夷病杞鄆黜義渠侮齊宋而
窺河渭然而天子不能命伯列侯之疆大者綺激奮起北

斥南征故斬令支轢卑耳拓西戎刈潞氏者猶赫赫然震
矜其功以張赤縣之幟彼其左旋右攜夸武辟疆者雖不
足以與聖王權衡三維裘領八極之盛心而聖人猶將登
進之爲稍持其禍而異於漸滅也是以周之天子賜胙俎
錫彤弓命隨會敝毳賀任好播金鼓而不見譏於春秋
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義則某竊取之矣蓋進之也夫
冀三極長中區智周乎四皇心盡乎來許清露零柯而場
圃入保片雲合岱而金堤戒濫吳呼好冠而晉視命圭杞
用夷禮而胄緇神禹莫不逆警萌甲而先靖宮庭是故智
小一身力舉天下保其類者爲之長衛其羣者爲之邱故

聖人先號萬姓而示之以獨貴保其所貴匡其終亂施于
孫子須于後聖可禪可繼可革而不可使□類間之然後
植其弱掖其僵揚其潔傾其滓冠昏飲射以文之哭踊虞
祔以哀之堂廉級次以序之刑殺征伐以整之清氣疏曜
血脈彊固物不干人沴不侵祥黃鐘以節之唱歎以瀏之
故禮樂興神人和四靈集而朱草醴泉相踵而奔其靈也
今夫元駒之有君也長其穴壤而赤虺飛蠃之窺其門者
必部其族以噬殺之終遠其垤無相干雜則役眾蠶者必
有以護之也若夫無百禩之憂眇九孩之辨尊以其身於
天下憤盈儔侶吟呻同氣猜割牽役弱靡由遁乃霍霍然

保尊貴偷豫尸功患至而無以敵物偪而無以固子孫之所不能私種類之所不能覆蓋王道泯絕而春秋之所大慙也

古儀第二

自昔炎裔德衰軒轅肇紀閔阼危鑄五兵誅銅額滌飛沙
刃於涿鹿之塋垂文鼓弦巡瑞定鼎來鷗鷖弼建屏萬
邦而神明之胄駢武以登天位者迄於劉漢五姓百十有
七后豈不偉與是豈有私神器以貽曾元之心哉而天貺
不捨靈光來集者蓋建美意以垂家法傳流雲昆不喪初
旨羣眈蒸蒸必以得此而後足於憑依故屢賓播棄而卒

不能舍去以外求宗主蹟其所以燾冒天下者樹屏中區
闢攢殊類而止若乃天命去畱卽彼舍此之際無庸置心
要以衣冠舄帶之倫自相統役奠維措命長遠醜孽者寶
以爲符得人而遂授之然而帝眷民懷絲遊膠液紛紛延
延彌保雲系者則質于相求而隱于相報也迄于孤秦家
法淪墜膠膠然固天下於擘握顧盼驚猜恐彊有力者旦
夕崛起效已而劫其藏故翼者翦之機者撞之腴者割之
貳人主者不能藉尺土長亭邑者不能橐寸金欲以凝固
鴻業長久一姓而憤敗旋趾由此言之詹詹鑒陋未嘗迴
軫神區而援立靈族豈不左與漢承其敝古型秦軌自黑

兼半而彊幹植條爲數百年之計者亦自創異意冥合十
九侯王封君兼城占籍鑄兵支粟不爲禁戒故長沙可以
支三粵之侵叛而燕旦受封制冊之中所以防遏獯鬻氏
者三致意焉景武以還推恩少力耐金奪侯雖輶輔弱助
而命大將遣單使得以意行消息權制士馬而且金虎銅
竹雖握禁闔軍民部署尤隆刺守故元成運替安順爽凌
然而樓蘭郅支絕亢懸首烏桓羌部躡駕伏尸雖莽僭西
都不奪許鼎而南陽益部連衍而接墜緒者猶此枌榆之
苗裔也晉氏失計延非族以召禍亂中國隕隕非無自致
而州牧分土長其君子其民措施不拔瑯琊以延向使泮

散消弱守牧無資十六國之戎馬精悍非江東之所能敵也六代文羸漫不足紀遺法餘力僅支江介者二百七十年使彼孱主孤邦日斤斤焉以孤寡陵遲倒柄藩牧爲慮曾不足以建十年而石苻拓拔已褰裳而絕安流矣是故天下之勢有合者有分者有張者有翕者有縱而隨者彊彼而固此者故曰大制不割樂天下之成而成之選天下之利而利之今夫柔鷙擊輯縱橫驅合于農則實去要愿朴建脆弱驅合于兵則名存名存實去則自忘其弱而喪其眇方且割萬有事己私侈身情矜總持不縱以權不彊其輔則所以善役天下而抹其禍者蕩然無所利賴此仁

者之悲膺疾頰而俗儒之利以爲名也唐無三代牧伯帥
長之援無深仁大計建民固本清族類拒外侮之謀竊尸
寓農之遺號強合兵農分制府兵徵發宿戎壹聽於京師
此其法足以數世速亡而迄于天寶禍發始尅者豈府兵
之敗軌特遲哉溯其僅存尋其利賴自西州沿北庭迄遼
左置督護都督者不隨腹裏得專措置故一時大勲名將
若李勣薛仁貴王忠嗣郭元振之流進止刑賞不受中覆
選士馬審機宜滂沛椎酤奴隸偏裨下至乾沒猶無所問
極重不返而節度逆行干天_厯以成五季者事勢瀾流洄
漩激而反倒其歸也然且更迭閭位圖錄弈改石晉北傾

恃怙蠱醜而并陽不拔胡馬北首數閱而仍歸中國內彊之效亦可覩焉宋以藩臣暴興鼎祚意表所授不寐而驚趙普斗筭菲姿負乘鉉器貢謀苟且肘枕生猜於是假杯酒以固歡託孔云而媚下削節鎮領宿衛改易藩武建置文弱收總禁軍衰老填籍孤立於彊虜之側亭亭然無一世之謀縱佚文吏拘法牽繫一傳而弱再傳而靡趙保吉之去來劉六符之恫喝玩在廷于偶線之中而莫之或省城下受盟金縉歲益偷息視肉崇以將階推轂建牙遺風漸滅狄青以樞副之任稍自掀舉苟異一切而密席未溫嫌疑指斥是以英流屏足巨室寒心降及南渡猶祖前謀

斷循僅存于貨酒岳氏遽隕于風波撓棟觸藩莫斯爲甚
夫無爲與者傷之致也交自疑者殊俗之所乘也卒使中
區趨靡形勢解散一折而入于女直再折而入于韃靼以
三五漢唐之區宇盡辮髮負笠漸喪殘副以潰無窮之防
生民以來未有之禍秦開之而宋成之也是故秦私天下
而力克舉宋私天下而力自詘禍速者絕其胃禍長者喪
其維非獨自喪也抑喪天地分建之極嗚呼豈不哀哉夫
石守信高懷德之流非有韓彭倔強之資也分節旄旌鎮
牙非有齊秦百二割土君民之厚實也談笑尊豆兵符立
釋非有田承嗣王武俊李納之跋扈而不可革也使宋能

優全故將別建英賢顛倒奔奏星羅牙錯充實內地樹結
邊隅一方潰茂聲援谷響雖逮陵遲取資百足亦何至延
息海濱乞靈潮水皋亭納壘碣島沈淵終使奇渥吞舟乾
坤霾塞濱百年而需遠復哉惟其塗蔽萬民偷錮大器瓦
缶之量得盈爲歡嬰兒護餌偃鼠貪河愚夫之惑智者哂
焉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苟有繫也足以固矣而必於
苞桑焉秦宋之繫於苕苕而不知其根之拔也故曰前事
之失後事之師其來茲之謂與

宰制第三

今欲取天下而宰制之有聖人反三維起在位度不十數

傳復有□□□之等夷狡焉思裂維而盜神器如□所
爲彼固狃以爲故常無足難也而天下亦恬不知所怪天
地之氣相干凌矣亦或羸槁不能爲人掇聖人堅寧定趾
以掇天地之禍非大反孤秦陋宋之爲不得延固以天下
爲神器毋凝滯而盡私之故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
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非與于貞觀之道者亦安足以
窮其辭哉天地之產聰明材勇物力豐庠勢足資中區而
給其衛聖人官府之公天下而私存因天下用而用天下
故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王者無私以一人治天下此之
謂也今欲宰制之莫若分兵民而專其治散列藩輔而制

其用今之自縣以上三進而及布政使司凡以治民者自秦而下不能易也縣隸府府隸司司受命於天子足以噤響無關格之疾矣府治其屬既不能專其有事旁撓于同判推官而巡守兵備安坐其上以扼郡邑之呼吸則分司之建可革也山東府六而分司者十六山西府五而分司者十三陝西府八而分司者二十四四川府九而分司者十七或倍之或參倍之其佐俸遇府設焉或稍浮于府未有一道而兼制數府者也所以束溼纏繫于知府者可謂急矣而一郡數邑不得以制其短長之命旦夕不測其民視牧長如逸兔之於驚麋也況其爲天子守疆圉取必而

與城其命乎魏尚之於雲中李廣之於隴西以一郡捍匈奴之名王者事權重而戰守專也故革分司重府權盡治其郡設推官以贊其吏治立武監以簡其兵賦兵賦所講受成於府有所徵發府受臺計而遣之刑名錢饟駟置屯田水利奏最于兩司足矣夫撓郡權而臨其上者不過治府緒之餘而形隔勢凝推委以積其壞是麗曉儋耳無益于視聽而益損其官也自郡上之爲民之治者受於司爲兵之治者請仍巡撫使之任而去其京銜定其鎮地制其庖塞重其威令僉其勁銳間其文武假其利資七者具修以置藩輔各戰其境互戰其邊行之百年以意消息中國

可反漢唐之疆而絕孤秦陋宋之豐禍也中區之地四戰
用文河山用武沙衍耐騎籌峒耐步江海耐舟麥食耐勇
稍食耐智雜食耐勞廣土壤爭崑崎壁守鹵國給饑澤國
給積澇鄉給魚赭山給鑄林阜給莽邊徼互馬殷道課關
其它連錫絲枲筋鰓皮革蒲篠硝黃翎毛杉柟岡桐栢欄
漆林苧絮之所產者可相輸而各奏其利大司農不登之
書非中監漁採則豪猾墨吏兼并閭右之所攘也一切取
足其瘠疲不耐給者百之四五故曰利資可假勁銳可餒
尾塞可制也請置河北山東爲一使江北濟南爲一使河
南荆北爲一使燕南河東爲一使關陝秦隴爲一使荆南

江右爲一使江南福浙爲一使巴西瀘南爲一使南贛嶺
海爲一使嶺西桂象爲一使滇黔洱海爲一使此十一區
者用武地六用文地四兼錯犬牙率得險者或十六七或
十三四因舒蛇隨原隰各固其圉取材其產蒐其軍實以
聽邊關之不時畿輔爲一使左輔爲一使右輔爲一使大
同爲一使延綏爲一使甯夏爲一使河西爲一使此七區
者戰地十九內地十一大司農因漕委輪轉十五司之粟
米以灌注之滑州襟帶黃河右腋太行左腋鉅野臨制河
南之膺膈一要區也河北山東行臺治之其地起大名北
有廣平順德南有彰德衛輝封邱延津陽武原武東得東

昌濟南東傳于海得益都臨淄樂安博興壽光昌樂臨朐
高苑又東得登萊極于海西得懷慶潞安澤沁扼太行窺
冀晉傳于山雒陽据土中左京索右潼關三塗岳鄆神明
之區也河南荆北行臺治之其地起河南東北得汝州開
封許禹鄭之屬邑窮于滎澤東南得南汝南得襄鄆承德
西南得興安平利石泉洵陽紫陽白河漢陰濱漢西開渚
消承楚脊控關南東固汝水放于淮徐州憑黃流睨大江
披帶長淮東枕瑯琊咽高南北一要區也江北濟南行臺
治之其地起徐州東南得鳳陽淮安南得廬州安慶黃州
滁和盡于江東北得兗州安邱諸城蒙陰莒州沂水日照

北阻大峴東傳于海西得歸德太康陳州商水西華項城
沈邱窮于汝潁之交太原以故晉之墟左山右河北阻忻
代士馬勁疾險障重沓一要區也燕南河東行臺治之別
治晉陽別嫌藩司形勢無相互格其地起陽曲太原榆次
太谷祁徐溝清源交城文水壽陽孟靜樂平定割鴈塞以
爲大同守西南得汾州平陽遼州西畫河南不盡太行以
壯澤潞東出土門厯常山得真定彌互絡繹以承右輔之
或虞咸陽居渭流之北與長安相望秦川八百關河沃衍
之區也關陝秦隴行臺治之別治渭北別嫌藩司形勢無
相互格其地起西安北盡北碁界梁山西南得鳳翔漢中

甯羌之屬制興安界河南爲右腋西得鞏昌阻陰平鎖蜀
漢北得平涼華亭鎮原崇信涇州靈臺安化合水甯州眞
甯狄道渭源慶洮平涼諸邊之劇邑制實邊藩爲所保守
有秦川供三邊之奔命又西得岷洮北阻蕭關西戒河湟
以司茶馬之居僦又西不盡于生番武昌長江東下清漢
南來雄挽中流搏蠻中引江外一要區也荆南江右行臺
治之治故鄂城別嫌藩司形勢無相互格其地起武昌逾
江得漢陽阻潁水南得岳州長沙衡陽安仁衡山酃縣耒
陽常甯訖南條西南踰洞庭得荊州辰常泝于沅有黎平
平溪清浪迄于偏鎮中括施撒永定永順保靖兼漢土西

入南得邵陽新化分資水爲南塞東得南昌瑞州九江袁
歸饒廣南康包彭蠡有江右之衍區諸挾嶺爲閩廣脊受
無賴者割以爲南贛守鎮江因京峴緣揚子西接漢岷北
拒淮泗漕守山東俯拾建業一要區也江南福浙行臺治
之其地起鎮江得蘇松常州廣德西上夾輔應天沿江得
甯國池太東有徽州倚三天子鄣沿浙江東有全浙循海
而南得福泉興化福甯渡江北直海門狼山鎖大江得揚
州盡淮東罄折江海索腴賦休士馬輝戈船根抵南國以
備倭盜而資山東之奔命合州三江所會魚復棘道褒駱
武都嚴道夜郎之所奏而會一要區也巴西瀘南行臺治

之其地全有四川自威茂雜谷天全黎印昌跨大渡度相
嶺右遶東川爲撒烏蒙界水西盡轄土夷南渡烏江得平
越東北上得清平興隆思南石阡思州銅仁窮五塞南盡
于沅贛州咳頤梅關延紆嶺塞注瀉海嶠絡引大帽洄頭
東鄉之條紀武備所嚮樓船步卒之衝一要區也南贛嶺
海行臺治之其地起贛州南安西得郴桂臨藍嘉禾盡楚
搖地北得吉安東北緣山有建昌撫州故盜區藪下杉關
得延平邵武建甯南迤汀漳窮于海次海濱得惠潮廣州
蔓引連陽與臨桂會而西盡于灘水之交梧州控肘楚嶠
垂臂瓊海是灘潭牂牁灑江之下遊逆邀其所趣土漢噤

喉之要區也嶺西桂象行臺治之其地起梧州東得肇慶
窮于灘口東南得羅定高州雷廉南極交趾濱于海渡海
得瓊西泝三江全有廣西北越秦城放湘源得永州武岡
城步新甯靖州通西延古泥之徑尋左江西上得都勻大
牙楚黔界于播夷大理葉榆所派金滄所維北捍土蕃南
覆緬甸六詔上游之雄徼一要區也滇黔洱海行臺治之
其地全有雲南竝夷部東逕縣度出箐道得貴州西境東
有貴陽訖平新添北緣陸廣赤水烏撒而界于瀘南沿平
伐鎮箇頂營募役鑿初道以通乎泗城而西南窮于交趾
于是登其甲乘制其刑典宅其賞罰司其汰補寬其蹤指

要其連系盜賊踞山谷汎洋汎者府自部討之聞于臺盜
名城躡旁邑暨小夷之竊發臺部討之聞于司馬邊徼奔
命巨寇彌延羽書馳于司馬下檄臺使因其形勢奔走疾
嘯以磨其鄰左勞逸腴瘠搏隘勁脆以視其往來滑臺涉
鉅鹿通天津以紆左輔徐州沿淮泗下盱眙以固江南東
放瑯琊以磨登萊之不逮河南蒐練腹裏開花園黨子西
南綴上庸甌脫紆秦蜀制山南北守黃河犄角畿南而撫
其怠太原居西補河曲急則東紆右輔或出鴈塞以磨大
同關陝阻關自保聲勢山河視其旁午連川河以軫綏
河曲之恤江湖贛嶺巴蜀滇黔旣隨以蠻夷海汎分其所

司就近參援而調置往來沂大海沿淮海以紆山東入武
關繞松洮以紆關外或馳孔道下冥阨騁大梁絕黃河以
衛京畿因襄糧兵取給于十五使司登大司農而受裁於
廟議者皆以流蕩營魄而振戴根本也臺之所治或千餘
里或二三千里際荒陲容受不軌卒相搖動禁制不時河
北則東登萊濱海綫通海蓋西澤潞太行伏戎河南則襄
陽受河下游制鄖西受夔庸逋逃江北則安慶以名城阻
江楚江南則溫州總海以須島夷蕪湖對濡須直江北之
衝荆南則沅州領苗夷殷黔道關陝則階文制生番匡川
北之不虞巴西則馬湖逼瀘水亢嗟南中威州孤懸烏術

垂制江外南贛則潮州承閩而分海汎嶺西則雷州障交
夷縣窮髮慶遠南扈田泗西繫那丹以通都泥滇黔則貴
陽總線道飛繫荒遠楚雄殷六詔之中右哀牢左特磨直
下車里老撾以距南醜凡各分司以鎮之而受其生死動
靜之數於臺武監之治請視兵賦之多寡弱郡并之勁郡
專之或羸置之以登成于知府而受其生死動靜之數于
臺故指臂相須而批導形便也諸行邊領重鎮者地儉於
腹裏而芻粟土馬節制旄旆秩等部從不亞於中區或覆
增之系其任或卿尹出牧或他臺使以崇望右陟武大將
起裨校威信足恃賴以大將軍行使系其人昌平屏攤翠

徽衛蓋輦下左古北右居庸畿輔行臺治之起喜峯出定
州西至延慶爲其守北抵灤西清兀良哈之塞永平東北
極微環海循山外邀三岔白狼之險東醜之所出入也左
輔行臺治之接喜峯盡灤水東盡關門沿海下天津爲其
守東北出三衛金源故地窮興中大定東搗開鐵靖其庭
穴宣府有偏嶺飛狐之勝繁饒悍鷙直開平之吭右輔行
臺治之起懷來阻桑乾西抵廣昌爲其守北出興和擴亭
障斥地沙漠大同平衍廣墊內護句注散戰之區也大同
行臺治之內連廣昌北出天城陽和遶黑河而西盡東勝
遵濁河下偏關抵河曲保德盡大河爲其守渡黑水擊雲

內奏集甯斥豐州之塞葭州外控榆林左拊西河保甘泉
之外障延綏行臺治之東起黃甫際河而西西抵花馬池
之右懷襄環慶爲其守直北清河南修受降之遺地甯夏
左省鬼右賀蘭赫連兀卒之自雄其都也靈武之所繇收
關維也甯夏行臺治之修楊制使之遺塞東起花馬池東
盡蘭州爲其守北踰賀蘭馳燕支之下甘州縣綏新秦壤
地數千里孤峙以制西夷之生命河西行臺治之東起莊
浪西極嘉峪南邊西甯歸德渡磧石抵河州爲其守出酒
泉修瓜沙之塞橫互自保以維西陲餘力蓄士馬奔他邊
之棘相附郡邑守隘所統往來所奏則分隸其臺畿輔得

保安延慶順天效上供之餘左輔得永平河間天津右輔
得保定萬全大同得大同忻代奇嵐保德之屬延綏得延
安環縣甯夏得六衛中衛靖虜固原靜甯莊浪隆德蘭州
金縣河西得甘涼肅莊浪西甯鎮番永昌河州以資其芻
牧工匠孳養鼓鑄之用丁男輓運城堡築浚之役征調遊
弈視中區爲費司農寬賦役以休息之疲者不賦于大官
藩司登計其入移臺用者十可三四給也不足仰於腹裏
行漕開中不盡于京師便歸其塞膠萊漕關東汴渠屯氏
沽潞漕畿分漕萬全桑乾漕大同淇沁漕太行浮於河河
漕延綏浮渭抵陝濟甯夏河西不足漕者牛車橐驢之所

任也渠河流潤苦壤修屯積粟大農濟其畚缶稍給牛具
金鐵之資焉凡軍伍之僉中區之厚土烈風山箐水國之
任爲兵者可數也邊徼先其土著閱其子弟蕃其牧養下
足請命踰臺以調益之中區各僉其治毋踰十八而傳六
十而老廢疾而給及身而放不傳子弟子弟以卯角從軍
驗其嫻熟精僿者傳之榆關而西極乎大同其民小悍延
緩靈朔環慶之區其民大悍莊浪度河甘涼洮岷之閒其
民小悍皆家丁子弟之閒於天下者也澤潞太行河北山
東之弓馬登萊海舟死走鹽利南陽毛葫盧之桑弓毒矢
鄖陽雜五方依老山浴漢而上南通庸蜀流民之苗孽廬

鳳習江北輕生樂禍舒皖六安茶山射獵之徒勁弩藥鏃
洞中沸糜木陵黃土新市之脊共爭之區依砦步鬪者以
寡擊眾太原汾遼易定之閒趙代也民小悍京口慄銳沿
江海者浙爲下義烏之步卒青溪之亡命其族故存徽之
行賈便習劔擊宣涇喜弩獵在江表爲疆福廣瀕海習舟
伎山習步猿接保跳飛瓦樓檣輿撫汀建依山者嗜利喜
死撫建爲下辰沅而西起永定簞子放乎雲貴宋蔡玠羅
西南之尤悍者也蜀沿江有巴渝之遺汶黎松潘相嶺冲
天之徼東繞馬瀘訖黔西土司各以標鎗利弩火器革鼇
之資耐勞奔險樂死好鬪南太狼家盡泗城而西不下數

十萬顧保其區不戰散地其他一邑一鄉頗有勁悍者守
監隨多寡占募不以額斂如府兵曠騎禁廂衛所之制老
死子孫而誅及疲劣則上下數百年中區之材用可因時
消息而登之用也夫捐父老犯零露踐伏尸閒燹火爭死
于百一者泣以潔清皜白之率長使啖糲茹藪窮年永歲
無醺酒割鮮蒲菜馳射之歡攜修眉聽嘯歌靡盬之嘆妖
變絃索之戲則蛇虺麋散而不可止故牛酒時作金錢飛
麗所以賈桀驚之死心也而况旗幟帷幃弓矢刀矛火器
馬疋鞍韉之精銳率不再歲而敝壞與夫間諜偵探遊資
說客死士之往來國家不能括資于經費之中則假臺使

以權寬其繕具倘如昔者守司農所放率不得請請不得
報報不得速事機先失守文吏隨持其後此以約束庸愚
而坐自弱其勢矣今夫中區之產八穀不與賦於大農其
滂溢橫射走天下全利者離政爲上淮安通泰隸兩淮者
北食陳汝南食長沙利參天下之一長蘆領北海食畿下
山東領膠東濱樂竝食徐邳解池三場食兩河屆澤沁陝
西領靈州池障西和井食隴右河西山丹紅鹽居延白鹽
積食其地浙江領許村仁和嘉興松江甯紹溫台食吳會
福建自食廣東食嶺東南海北兼食廣西北食衡寶雲南
黑白井白食四川領成都富順清川榮昌大昌開縣鹽亭

諸并食其地或因其產或因其食隸之臺治商引料價批
雜稅割太倉之半分界臺使開中者聽其自募半益稍食
稍取給焉川湖六霍茶荈之所出也鉛鐵銅錫爐甘芋竹
有所產吳松原蠶濱江蘆荻魚利山後石煤邊番互市福
廣番船許墅臨清九江蕪湖梅嶺錢塘以放關市船碁布
絲縈者間飽漁侵使臺使諸得自領會出其餘以佐他鎮
之歉迫臺無上計部無授程悉俟九載以奏其出納而納
其奇羨于是因贏餘飭六師精器備廣城堡溢賞格走死
智勇於邊徼殺戮之地爲天子使是故中國財足自億也
兵足自強也智足自名也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

保延千祀博衣弁帶仁育義植之士毗足以固其族而憂矣

慎選第四

萬族蒸蒸各保其命各正其性所以爲之者豈非天哉食而有血氣陰陽而有生死天之同人于物也出塵舒漂輕存重變不變以爲信智敢不敢以爲仁勇拔萬類授之人按人族而授之聖賢之族天之異人于物異聖于人也同者爲賤異者爲貴以有尤貴滋性而統君之同則害命無異則淪性故聖王齊物以爲養從天之同

別物以爲教寵天之異也從者差養寵者辨教澂汰滓魄
濯洗清明分萬命理萬性揀其粹白以珍之萬族之上所
以助天而保合太和者始于大公而終于至正也虞書曰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等而
上之知九德之有天下明矣家邦以給之三六以別之德
以畫之俊乂咸事來章一人天下之大萬民之眾審其所
撰付其所藏由臣之不虛貴也知主之不虛王也如此則
踞天位而長萬邦者彼何人哉德未至不敢干德已至不
敢越井井然猶牆堞階阼之綦上故奇傑意消聰明思返
卒以奠大寶而徠尊親矣故同異貴賤差辨此六數者聖

王所以正天下之性效陰陽之位也而一以胥天下之和
平尚其所尊而鼓鐘以樂之則和矣量其不能而桑畝以
安之則平矣故怨譴不起而姦宄息也三代以降漢之選
舉以郡邑州將曹魏六代以大小中正始于揚汰終于浮
濫褻薄天寵流觴媿競者往往弊自上開而當其嚴整猶
有差別之足紀焉隋承陳梁之末造宮體先吹文爭實長
其曼聲曳趾挑綺拾英之流習濫于崇朝科目之興尋遠
古則然世會所爭不能逆流而泝之上矣因緣其軌欲以
稍靜天下者固當心載大公較隆天秩則異非所異而寵
殊所寵猶可以徐俟和平來附人心而明貴賤之級流及

子宋竊竊然唯恐天下之異心也師武舉之智開籠絡之術廣進士明經學究之科下逮七科乙等之目推郊祀任子異姓甥壻門客之恩搖蕩誘餌天下於堂陛嫌微之際而當時桀黠者亦微測上旨倒持來去以邀榮膺不得則李巨川張元吳昊之流憤起而播其亂其君臣之間猶發篋行僧之相爲禁持故和平去心而粹白失性胥中區而淪虐老獸心之俗者非無所自開其源也近世之爲政者踵而用之增文學益解額倍制科升乙榜推恩鄉貢職名不足綴冗員速資格以濟之而天下之怨亦繇是而興夫天下恩之不勝恩也怨之不勝怨也恩之所止怨之所流

故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而竊天地之恩以鬻販人民而
膠飴其心施天下以私而責其公報猶假敵戈鋌望其稽
伏其不傷脰陷胸於彼者蓋亦尠矣詩曰鳴鳩在桑其子
七兮淑人君子均平專一而風流雛鷇無私之謂也故孔
子射于矍相之圃退者十九早知不能而使退故法嚴而
怨不起今廣其科目於此人倖得焉而得者百一則怨一
矣撓其資格於此人倖速焉而速者十一則怨二矣兩者
皆以恩天下也而貿其怨故士自授經成讀昧偏傍盲語
助老死童子者皆有怨心其極則躡六卿登黃閣皓髮返
林賜鏹馳驛祖帳輝煌于傳亭而閒語乘輿猶戟髯把擘

呢塞而不得語彼親天子之側者乖沴橫塞奴虜駟販如
此其他上偪下流畜狡伺而幸翻覆侵尋沈淖尤不知其
所屆是何也始誘之以甚易而後繼之以極難也弓之解
也膠液筋緩則煖而張之承今之敝建小康之術莫若先
其甚難而後稍授以易先其所難則知不能者退矣猶翼
相之射也廢然而無妒媚之心矣是故以賢者則不肖不
肖者伎以不肖者則賢賢者慙慙發于賢者故拾橡織紉
憤棄君父之憂伎發于不肖潰決姦宄鬱不可折之勢以
譬君父長亂階不瀕之亡而不止坤之履霜不肖之伎也
括囊賢人之慙也賢人隱弒逆作相乘之理漸不知保豈

一朝一夕之故哉是故順異同立差辨以小人養君子天之制也觀其所養故養而不窮今一邑之小補生徒者養於民成歲貢者養於民偕鄉計者養於民登進士者養於民授職官者養於民五糝而上養之益豐五降而下養之益繁而又無以觀其所養博泛叢闢登進苟且其一切所爲卒無以異於闖闖拚除卒伍之行籍起上流戶避徭役公私謁請流連嬉譙以操細民之生命其不一旦得當裂冠冕而洩其不堪者寡矣裁生徒節貢舉省進士謹資格持之以難擇之以慎天下乃曉然知上所尊尚之旨其不容苟且如此而抑歡然奉養於長吏孝秀而永謝其望心

况絜是而上享玉食蹈天位者不愈震耀肌魄以推戴莫
京哉故差其所養別其所教執相成而功相倚也王者規
天道長萬族順其所從珍其所寵則性命正矣絜上以爲
益尊則天位凝矣忘恩以遠怨則和平臻矣節養以息民
返不率以歸農則民志定矣革陋宋鬻販之私則大公行
矣百年之內乘千歲之弊仍科目而減其額核資格而難
其選則始基立矣然後抑浮藻登德行立庠序講正學厲
廉恥易科目升孝秀俟之必世之後而天氣清人維固禽
心息□行泯汙汙陶陶太和旋復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
天言其贊助清明而扶光霄極叶天道也

任官第五

董子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以仁愛人以義制我以仁愛人不授以制而盡其私以義制我不私所愛而厚其疑惡有爲天下王者自愛而制人可以宰九州建千禩者乎且誠非所以自愛天有四時五行四方各位其位時其時不疑冬之淒苦而閒以煥不疑夏之歊暑而閒以寒不疑西北之有崑崙崇墜崑崙隔己而陵夷之不疑東南之有尾閭淫浸沈沒汎己而堙燥之四時五行四方各行其職胥以歸功蓋相報也詩云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言齊桓推亡固存以誠信禮衛燬于兩河脰吻之閒而不相疑故

取似實果而贈美瓊瑤也王者拜貺天醮宅履中區感河
流光承劍啓琰以貽後世得之丁甯付之鄭重固其所也
然三五之代以麻迭興或及身而授或數十世而授卒不
越神明之充惡有如趙宋之削其援弱其族以口之口口
者乎彼耶律完顏奇渥溫之初始亦嘗分尺土籍一民伏
莽齧堤以爲窺竊之資也哉若晉宋梁唐之末造僭倂孤
寡權璽上流彼界受苟簡日習而次垂之此又無庸致怪
也流風沿遞疑積相仍乃至論道之職喉舌之司六官之
長旬宣之使下及郡邑城不足百雉戶不滿三千者盈天
下而無非疑地以爲不可疑也是戈矛填心而黔胞割腕

也。以爲可疑。也是授蹻蹻以籥鍵而稍滯其戶牡也。以爲疑在此而制以彼也。是忌狸竊雛而間之以狐也。舜之命官也。禹陟司空宅百揆。棄爲后稷。契作司徒。皋陶作士伯。作秩宗。夔典樂。敎胄子。龍作納言。各專其采。雖稽讓從容。后心載俞而旁任必拂。其汝諧以往者。共工百度之藪。虞理名山。大澤之長也。故勞謝專尸以體其愛。道孤獨贊以去其制。則仁義立而天工亮矣。天地之氣。刑德相召。禍喜相感。甘草兆熟。苦草兆飢。醴泉甘露。不流桀池。夾珥陰風。不淒堯宇。誠繇誠往。疑來是故。五臣十亂。鄩畱馮鄩之侶。布心灑血而不恤。彼有以召之也。李廣之射石非虎。

也而飲金沒羽誠以拔之則小人革面疑以任之則君子
寒心是故豫生飲藥於趙都百里行哭於秦族越石授命
於并陽袁劉糜姓於臺下楊業介馬以喪元余闕憑城而
濺血此數子者事二姓弃舊君比匪類仕僞邦非有皦日
白水之疇昔也而一旦甘死趨禍大貿其夙夜之狂心者
豈非任服躬而難委誠推心以必疇者乎故專任者不期
報而報臻疑投者不期欺而欺膺矣今命官之制在外者
一縣之令丞簿不聽命焉一郡之守同知判推不聽命焉
一司之使分以左右二參副僉不聽命焉文移印信封掌
押發登於公座唯恐長官之或媮也而鉗束之如胥吏行

未百年法已圯壞猶使藉口公座脫獨尸之咎疑制之患
已大可觀又復分其屯田水利錢法駟傳鹽政分爲數道
以制司道立分司督察巡守兵糧之務以制郡巡按之使
絡繹馳道循環迭任無隙日月以盡制之所以制外者無
遺力矣在內者取都督一府而五之間以同僉六部卿貳
或七八員都堂大理通政太僕以放雖有長貳之別而事
權散出不受裁制黃扉論道之席至永刊極刑以廢其官
其文移印信封掌押法公同朝參者猶外也復使給諫御
史巡視刷卷以制之卒有爰立大僚邊關盜賊建置河漕
三禮疑似之事所部不得決又設會議抄參私揭以制之

所以制內者無遺力矣以一人敵天下之力以一代敵數百年之力力窮法匱私蠹蝕爛乃使相委而謝之非己之事也則是開以滑避之徑而絕其功名之塗也豈不拂與夫一職而分官以領之連銜以轄之所以疑制不肖也人材之數曰賢曰不肖曰中人賢制不肖則不肖懼不肖制賢則賢者憂中人制不肖則惡不弭中人制賢則善不長賢制中人則疲於效命不肖制中人則靡於朋淫賢制賢則意見差不肖制不肖則聲氣叶不肖懼則裂而傷賢賢者憂則引而避不肖惡不弭則忌憚益忘善不長則登進無助疲於效命則事會圯靡於朋淫則媚術張意見差則

乖左折衷聲氣叶則膠固兩利然則疑制者唯兩不肖而後諧也亦將大違其疑制之始心矣天原道君原天相原君百官原相大哉沕沛萬登而綱紐尺握乃以禁制朕兆膏泛羣族也今以天下之大選賢簡德之繁且久不能得一二心膂之臣任以論思乃靳然果廢其官夫唯開業於風雨英敏神靈者括萬幾統一心無所凝滯過此以往奏報日允陳案日仍晏安日藉聲色玩好禽馬柔曼淫音幻伎日進於深宮外勞內蠱其不折而入於中奄者無幾也故胡惟庸汪廣洋之禍消於綸扉移於涓寺而萬安焦芳黃立極丁紹軾之徒承顏頤奉密教於北門者且波溶瓦

散而不可救元氣痿大務闕民愁閭左士歎十畝瘠空於
野金蝕於藏彼揖此讓晉□□而□之大□可不痛與則
仁義不立而疑制深也傳曰賤妨貴新聞舊小加大逆也
故王者制名天下奉名百官赴名倒其所制昧其所奉賢
其所赴則將賤爵祿而重事權爵祿者天之秩也事權者
上之意也非天秩則士薄功名尊上意則人喪廉恥是以
王者慎名名正則任重任重則責隆責隆則政理矣今夫
學士之秩五品也使立於九卿之上賤妨貴小加大背盤
凌遲者莫甚於此則將使天下螭贅蠅營以趨事權而天
秩之自然蕩然不可復稽夫虛一品之置者靳其愛以制

物也愛以我私而制盡人族與仁義背馳而求治天下亦難矣給事御史之秩胥七品也給事以巡視遣御史以巡按遣則操六卿兩司大臣之臧否以亂其掌故彼之歷職任繁歲時登進崇階代天工作民牧其前效已可睹也早知不能廢之而已乃升新進誇小臣翻戾趾肘使黃髮卿尹呵斥所輟者屏息躡踵褫繡隅坐以承其欬笑不亦左與故主貴其名莫不貴之也賤其名莫不賤之也制名以任賢能疑名以尊意旨浮薄長進權藉推委效著於偶然而垂爲法制故人紀賤而天維缺非建國不拔之典矣唯除疑制者不然尊其尊卑其卑位其位事其事難其選舉

易其防閑公其心去其危盡中區之智力治軒轅之天下
族類彊植仁勇競命雖厯百世而弱喪之禍消也

大正第六

昔者三五之王也推五德承終始其原本灑被嬗革之際
如平旦之受夜虞淵之受晝也後世五德失墜治無主尙
以意爲輕重至於湔惡俗拯民瘵剋業中興莫不有彷彿
之意焉粵自成湯革夏配天伊尹仲虺以弼之一德馨聞
廷野草而不數十世而故家大族盤枕膏腴湛溺財賄者
以亂阿衡之治故盤庚之誥曰無總於貨寶生生自庸繇
是言之凌遲乾沒紹治而啓亂者明主所深患也傳曰國

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可不戒與天以五行養萬民食於陰飲於陽衣被榮毳侑佐鹽醴水滋土敦木實火調若此者民承養於天無須於王者之制而流盪生死縈紆往來通愚彊之力致文弱之養金之爲用王者所加於天以損民而益之上也故水之德潤木之德成土之德安火之德化金之德賊是以聖人尤難之行於不得已而用其利戒於禍之必尅而制其賊愚彊者寶之以勸其功文弱者賤之以殺其濫沃以所寶則小人和平教以所賤則君子彊固此爲節宣五行而勝其害氣也其有不率教者於是訶斥以辱之裔夷以逃之繹棘以錮之刑殺

以威之夫王者之於萬姓視猶一父之子也其聰明文辨
便數彊固者亦克家當戶之子也則豈不慘怛割裂涕洟
於刑戮之加哉而其受五行之賊犯王者之賤越幅敗軌
沈沒淫濫螟螣細民愁痛孤寡者則尤怛然其忍之詩曰
去其螟螣及其蠹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言
遠害也今夫農夫濫耕紅女寒織漁凌曾波獵犯驚獸行
旅履霜酸悲鄉土淘金採珠羅翠羽探珊瑚象生死出入童
年皓髮以獲贏餘者豈不顧父母拊妻子慰終天之思邀
須臾之樂哉而刷元鬢長指爪宴安諧笑於其上者密布
畢網巧爲射弋甚或鞭楚斬殺以繼其後乃使縣齋在堂

廣制含聲隕涕鬱悶宛轉於老母弱子之側此亦可
寒心而栗體矣而以是鼓聲名市奏最漁獵大官馳封門
蔭層縻封垤以至於無窮則金死一家而害氣亦迭集焉
夫故家名族公卿勛舊之子孫其運數與國家爲長短而
賊害怨咨之氣偏結凝滯則和平消竇傾否折足亦甚非
靈長之利也卽或狼藉著見挂吏議左降褫錮者猶啣舟
絡馬飛運以返鄉里有司賓之鄉社祝之間里畏之廣頃
畝益陂池飲榭遂房鼓鐘妖舞春容魚雅以終其天年錮
石柳簪翁仲梵唄雲潮以榮施於重泉之下而游佻公子
發其贏餘買越娃擁小史食游客長夜酣飲驟馬輕紈六

博投瓊而散猶未盡亦惡知向之股削零丁者已滅族斬
死於寒阡荒壑之旁也豈不痛與趙宋之有天下也解散
法禁以戒媚彊智而苟固其位者可謂泰矣然京朝長吏
以贓賕敗者其刑大辟歲論決若而人無所赦法合世重
惠逮孤寡以振起五代之殘剝者有足重焉降及太宗滅
大辟流沙門島而濫觴起矣真宗以還復減流島之科刺
配腹裏軍州天書降赦而後此法愈減貪墨跋扈運髻尺
水者恣無所恤而蔡京王黼韓侂胄賈似道之流鳴上風
以登飛鳥之音矣黷亂九十年間其狼戾噬臍者不僅在
阿合馬桑哥之尤著太祖起田間尤慘其所爲故刑法嚴

厲夷風以革數傳而後僅以大計褫削當炎火迎貓之刑
無惑其裂廉隅而莫懲也律法監臨主守盜公物盈貫以
上積至死罪而敕使守臣郡邑之長獵部民極鉅萬不以
抵辟繹成湯之責尋仲蔑之言亦已諄矣詩云君子如怒
亂庶遄沮承貪亂之餘不以刑辟整絕之未有能齊壹天
步柔輯惇獨者也天地之輿區田蠶所宜流肥鬴聚江海
陸會所湊河北之滑濬山東之青濟晉之平陽秦之涇陽
三原河南大梁陳睢太康東傅于潁江北淮揚通泰江南
三吳濱海之區歛休良賈移于衣冠福廣番舶之居儼蜀
都鹽錦建昌番布麗江菴瓊金碧所自產邕管容貴稻畜

滯積其他戶之邑極於瘠薄亦莫不有素封巨族冠其鄉焉此蓋以流金粟通貧弱之有無田夫畦叟鹽鮭布褐伏臘酒漿所自給也卒有旱澇長吏請蠲賑卒不得報稍需日且道殣山望而懷百錢挾空券要豪右之門則晨戶叩而夕炊舉矢故大賈富民者國之司命也今吏極亡賴然腹剗單貧卒無厚實抑棄而不屑乃藉鋤豪右文致貪婪則所名厚貢之都矣以故粟貨凝滯根柢淺薄騰涌焦涸貧孤寡師作稱貸之塗室而流死道左相望也漢法積粟多者得拜爵免罪比文學孝秀今縱鷹鷂搜獵之會不得比于媮情苟且之游民欲國無貧困以折入于□□

勢不得已故懲墨吏紓富民而後國可得而息也易曰觀
盟而不薦有孚困若陰長于下連類遂志刑害陰私貪者
汙鄙偪天位而無忌故聖人神道以示觀退省其躬行不
言之教成加民之治故曰下觀而化慎所示也明興家法
忠質宮庭潔清無別館離宮之崇飾龍舟步輦馳道旁午
之游觀無置騎飛舸千里割鮮銅狄花石之供無算車料
產均輸酒酢香藥子母責息之利謀觀道盡矣而貪沿下
游極重不復者法教不施而風俗苟簡也州縣之制以差
選人者唐宋分畿赤次雄望緊上中下凡九等以分別資
格升降除擢而止今吏部之注府州縣分系以瘠饒陷頑

進士乙科鄉貢任子視以除授則將部臺藩臬分司歲時
生辰薦獎之苞苴視以厚薄欽使往來供億勞賄車船之
悉索視以苛簡而長吏之乾沒其民者亦將視以裒益胥
上下之耳目交注於酒饒而其憊可知也抑縣垂格範爲
割蜜分羹不刊之則固授之以亡廉消恥之術逕矣古者
未命之士食如其力等而上之亞於國君位次升祿次腴
車乘家老次備贈答宴祭次隆故延州投綳子產獻紵足
於己而無藉於物也今萬戶之邑十萬之都皆古諸侯之
治也稍給祿養不逮家臣居禁掖登小卿者劣食十口賓
客服佩之不給郎官冗散稱子息仰給賣家指墮差遣外

除以售所貸而子弟橫鄉里尸獄訟以僅完田廬徒廣其
科目易其升擢博置員額以誘其仕心祿入已菲米鈔又
折減其什五率天下養百官而不足縱百官食天下而有
餘此何異饑鷹以攫雉兔乎請罷勸貪之的革饒瘠之目
除授之別以輕重邊腹差等其資色而祿石儼從薪馬紵
絲公私宴答之給授以本色而豐溢之不率則刑辟擬其
後而無仁恕之歟也比國家之加惠搢紳者下逮休廢尤
爲淪治起廢員晉勳階有大慶則播爲恩例其非制科不
登五品者賓於鄉飲酒禮而髦荒畜厚之家跡絕金閨猶
走謁要津窺倖慶典清白縣車者復恬靜自遺恩外抑褻

尊靡成狼籍。釐脫之寒灰。晉與飲禮終日。百拜清酒九醕。
習爲優戲。榮施愚目。而自好者莫不非笑之。今爲之定制。
諸非居任以廉最者。雖邊功建言。不得與起廢晉階之科。
其尤沉沒之倫。遇鄉飲酒齒之下座。以折辱之。而告老閒
住者。買聲色。教歌舞。廣亭榭。不以儉率子弟所司。歲具上
聞。追還封誥。齒於僂民帛。錙終於在筭。桑榆鑒於□□斯
不肖銷心而賢廉得意。亦移風振俗之一道也。學校者國
之教也。士之所步趨而進退也。比者邑置郡設。鳴琴釋菜。
虛器歲修。官掌故者垂老氣盡。漁獵生徒。學使獎行絀劣。
率一二人視掌故。郡邑之喜怒哀士之誦習帖括者。固已羔

屬視之寓目橫經則采頤溫飽廉恥風衰君師道喪未有
如斯之酷烈也今卽旦暮不能廢隋宋之格而稍滌正之
尤當以行相參定其殿最如較文之等州縣之長起乙科
廉靜文弱才不任劇者改邑教授郎舍守令起制科者改
郡教授晉其秩如先所任紀其教成以爲禮曹太常國子
學使之選或鄉老休致者郡邑得聘領之爲之授兼經講
正學考內行辨同異究性命舉於鄉者不通四民之旨及
因緣長吏與聞獄訟者學使猶得按而黜之以需數十年
之後廉恥厲行簡修學術正然後革詞章慎鄉物較隋宋
嬖庠序雖有泛駕之士亦戒足沉溺而正衿稜觚矣故王

者養賢以養民□□以配天繼於其亂先以刑禁繼於其治終以德化相因小民之疾苦則焦顙焚灼妖怨亟起而欲望建淳和以迓祥吉者是孽息螟螣而冀登嘉穀也

離合第七

中區之間軒轅所治大禹之所經維起勾注之西迤石梯畫黃河東逾白登阻桑乾複山疊嶂界以野狐居庸二關之險極東盡渝關憑海陽其外亂岫荒原豐艸大泊曾冰酷寒毛革酪乳之鄉殊形詭嗜以訖北維之止西自黃甫川阻奢延之水度鹽池跨南河有賀蘭燕支車箱雪山之險以西極乎青海黑水逆流而南放乎湟洮其外平沙朔

野橫吹萬里間以西戎積石而南西傾三危烏櫟太白岷
嶓巖道越嶺岷峽經脊地岫峻削崩奔其內羌沔大江若
沫支流傾潤乎中國其外縣緬流沙赤土頭痛積雪夏飛
之野戒以碧目黥面剪髮環耳之俗滇詔之西金沙路江
麓川之水羊腸盤曲南結以護嶠岷之塞放特磨界交趾
以絡乎廣右其南則邕部百粵鐵圍鬼門狼夷高髻藤笠
之族東被而盡乎海濱渝關以南巨浸浮絕瀾沸淳泊南
厯沐榆之采瑯琊海門三江舟山鴈蕩霍童紫帽甲子之
門羅浮七星以柱南維過崖碕而西接合浦而界以日南
其他東遼水北開平西瓜沙南哀牢緬甸交趾北戶之鄉

蓋中區之餘氣也崇巒沓嶂以垣結之沙衍茅葦以紛披
之絕壁渴澗以溝畫之瀚海尾閭以凝蕩之其中帶東脈
繞搏聚約固寒暑相劑言語相譯形象相若百穀相養六
畜相字貨貝相灌百川流惡羣山蔭夕以翕成乎中區之
合自然之合也天地之氣輔其自然而循其不得已輔其
自然故合循其不得已故離是故知天地之晝夜者可與
語離合之故矣行其不得已知其有離不得已者抑自然
之所出也而後統以三條分以兩戒郭景純僧一行朱元
晦之說繇此其還焉中區之形首建乎西北而窮乎東南
支山自主支水自戒文武自俗阨塞自理大河中畫北隸

南潤火故潤之水故燥之天地所以節陰陽也而遂有不
相濡之時以成南北河北則桑乾以南恆山之支厯井陘
少山黑嶺伏牛羊頭時以太行王屋窮于中條委于河而
太行之東淇洹漳潁奏山東者成爲一區河右則割黃流
溫秦川南窮于褒斜者或稍與山西合而離乎河山以東
潁南則出潼轂嵩少熊耳桐柏之山東延成臯南間平靖
黃土木陵岐嶺結爲滎霍之岳以漸乎江是大江之所守
也江南則岷峨南垂放瀟水以北逕牂牁出夫夷東被衡
山以盡乎彭蠡而上庸之北障以武當沿沔而西北極武
關縈紆漢中限以大散南赴荆門歸峽窮於沅西江東浙

嶺漸江分以太湖閩有武林仙霞杉關之隘粵有五嶺瀧
水秦城潭中之塞若此者有條畦列亦乘天地之間氣率
以爲離也間氣際離純氣際合合氣恆晝離氣恆夜無平
不陂無往不復否泰之所都也雖然亦存其人焉昔者軒
轅之帝也上承羲炎下被有周敦親賢祚神明建萬國樹
侯王君其國子其民脩其微罔差其政教順其競練乘其
合稍其離蚤爲之所而無誇大同然後總其奔奏戴其正
朔徠其覲請講其婚姻締其盟會系以牧伯以州長甥
舅相若死喪相聞水旱相周兵戎相衛仕宦羈旅往來富
貴相爲出入名系一統而實存四國此三五之代寓渙散

于絳纏存天地之純氣而戒其割裂故氣應以正而天報以合數千年之間中區之內閭閻如也秦漢以降東南壹尉西北均候綴萬國于一人之襟而又開河西通甌駱郡朱崖縣滇笮其合也泰焉物不可以久合故河山條派奇傑分背之氣率數百年而一離建安以後裂爲七八而離爲三太康合之未百年而又離播爲十六宇文高氏稍合而別于江左者終離爲三開皇合之未三十年而又離以逮乎武德而後合者幾三百年天寶亂而河北小離廣明亂而并晉大梁幽鎮吳越閩廣荆湖兩川之草據者不勝離也雍熙合之而燕雲終離未二百年而卒離爲二韃靼

驅除其離以授其合于洪武祥興以後中區之氣永合于
茲者四百載矣是故合極而亂亂極而離離極而又合合
而後聖人作焉受命定符握樞表正以凝保中區之太和
自然之節不得已之數也天且弗能違而況于人乎故太
史儋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餘歲
而霸王者出焉終南汧渭之交周秦之先所合處也平王
東遷棄其故地秦阻殽函東西竝峙其後守府僅存四伯
迭起不能復問豐鎬之王蹟迄于戰國瓜分瓦解而河山
以東僅敵一秦者東西相離之大致也故三川并而天下
一驅除盡而漢祖興繇此言之離合之際非深識者不測

其旨矣夫三五而降其得姓授氏爲冠蓋之族或稍凌夷
衰微遷徙幕占南屯北戍逮爲殊俗者其始皆數姓之充
胃矣精脈嬪演筋肉同抵姻亞僚案歡若臂腋迨其渙散
不可尋憶則有兄弟互闕于原野甥舅各畜其戈鋌血肉
狼籍巴吞鳩禁此非慘心痛髓之事而天地之所深悼哉
然而聞其害氣則姑且聽之行其不得已尤懼其壞潰而
無以排其子遺則原坂以阻之江河以塹之金鐵粟米鹽
鹵皮革散其產以資之賢豪材勇各君其地帥其師以長
之是故合者聖人之德也離者賢人之功也今戒其或離
而求致其功所以因條戒絡地脈斬天寶采物傑因民志

建規撫者無庸衰耳經維而蔽目規畫矣南條之紀不得熊耳冥阨壽春不足于守中條之紀不得楊劉曹濮河內太行不足于守東條之紀不得虎牢廣武少室熊耳不足于守江漢之紀不得荆門上庸襄陽舒皖濡須不足于守坤維之紀不得武都天水仇池陳倉不足于守武林放海餘氣也不阻太湖不足于守五嶺窮於蠻中餘氣也不左洞庭右彭蠡不足于守用文之國士馬佻脆數戰以逞魄浸耀氣浸衰而不知因長以攻瑕者不足于守珍先王之典器葆其訓物崇廉恥敬臣民厲風軌敵苛虐武健以邀輔皇天而故反其道譖于霸夷者不足于守魚鹽杭稻綿

綺機象宅其地登其盈以爭長靡麗孀蕩民心而弱敗之
不足于守不制其臣不珍其寶盜竊媮步禍發堂廉授敵
開而乘之或懲其道上猜下離自棄其輔偏一於此不足
于守此十一不守者賢者所必鑒也故地有必爭天有必
順氣有必養誼有必正道有必反物有必惜權有必謹輔
有必彊取必八術以遂其功所以憇愛餘民抹害氣于十
一抑可以爲百年之謀矣詩曰旣順迺宣而無永歎順民
之離邊以經其畛畔遏救殘劉消弭啼怨公劉之所以延
天篤也或曰天地之數或三或五三百年而小變千五百
年而大變繇軒轅迄桀千五百年禪讓之消放伐變之繇

成湯迄漢千五百年封建之消離合變之繇漢迄乎祥興
千五百年離合之消純雜變之純以紹合雜以紹離純從
同雜亂異同類主中國□□□□各往其復各泰其否
然則授天命以振三維者非弊掖中區宰制清剛作智勇
之助驍悍礪駁之氣固不能早絕純雜之消反之于太古
軒轅之治後之治也而無所俟焉嗚呼非察消息通晝夜
範圍天地而不過者又惡足以觀其化哉